

艺术家简介



尹祥明

正高级工艺美术师,中国陶瓷工艺美术大师,乌克兰国家艺术科学院院士,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中国古陶瓷艺术联盟副主席,宜兴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雕塑专委会委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

1963 年生于江苏宜兴,自幼学艺。1985 年从事紫砂陶艺、雕塑的创作,师从徐秀棠先生,后就学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

1998 年创建宜兴日月陶坊。作品在全国性的陶艺创作评比中多次获奖,作品被文化部、中国历史博物馆、乌克兰国家艺术博物馆等收藏,并入选《中国现代陶艺家》《中国当代美术家图录》光盘版,中央电视台“美术星空”栏目专题——“中国当代艺术先锋”。

2003 年,应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雕塑专委会邀请,参加中国雕塑家欧洲考察团出访法国、意大利、德国、荷兰、比利时、希腊等国。出版专集《当代中国紫砂陶艺名家——尹祥明作品集》。

2008 年上海证大艺术馆“介入艺术生活 366 天”主办尹祥明陶艺展,出版专集《五色土·尹祥明作品集》。

2009 年紫砂陶艺“大成壶”入选第 11 届全国美展。

2010 年建成“明陶空间”美术馆。

2011 年作为访问学者受邀乌克兰中央美院和国家艺术科学院,与乌克兰十八位功勋画家在塞瓦斯托波尔市立博物馆联展,同时作品被收藏;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专集《人民艺术家——尹祥明》。

2013 年随中国雕塑家考察团出访越南、柬埔寨,考察吴哥窟佛教艺术;作品《跃马》入选国家大剧院“2013 中国雕塑年鉴展”,并被其收藏;作品《皮瓜壶》在“第三届东方工艺美术之都博览会”上荣获江苏省民间文艺最高奖“迎春花奖”。

2014 年在第十五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展中,获中国工艺美术协会最高奖“中国原创·百花杯”金奖。

2016 年被授予乌克兰国家艺术科学院院士。

2017 年出版中国当代最具实力艺术家系列丛书《《大匠之道》尹祥明》专集。

2018 年被乌克兰国家艺术科学院授予“中乌文化艺术交流特别贡献奖”。

且捧五色土 烧得日月魂

余秋雨

在陶都宜兴,有一家日月陶坊,主人是紫砂陶艺名家尹祥明。我在朋友的陪伴下仔细参观了里边陈列的很多作品,然后题写了十个字“且捧五色土,烧得日月魂。”

这是我的评价,也是我的希望。

尹祥明有传统工艺的厚实功底。他曾是陶艺界最年轻的高级工艺美术师,表明我国前辈专家对他的充分肯定。看他的作品,精细的工艺中总是透露着无法遮掩的大气和雅致,这便是长年的传承、历史的结晶。

尹祥明已经具备足够的条件成为紫砂陶艺界的一名杰出的传人。但是,对此他并不满意。他觉得陶艺应该接受更新的时代信号,让历史的结晶和当下的创新融合在一起。他说,顾景舟这样的一代大师已经把传统紫砂从材质、工艺、气质等方面推进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新一代如果只是亦步亦趋,就只会使这门伟大的东方工艺停滞。停滞,看似尊重前辈,其实却是前辈的不肖子孙。因此,他大胆地摸索创新的路程。

他从现代雕塑获得启发,探寻紫砂

陶艺另一番表情达意的审美功能。他开始建立新的紫砂语汇,开拓陌生而可爱的造型空间。陶艺在他手上,渐渐变成一种独特的艺术创造,而且越来越增加了新的可能。

他本来就有很好的水墨画功底,又熟悉国际间的艺术走向,这使他的创新具备了更多的资源和想象力。他在紫砂陶艺上是一个技术全面的“多面手”,这又使他的创新具备了整体联动性。正因为这些有利因素他的作品广受人们欢迎,而且与国际陶艺界亲密呼应。

尹祥明立足传统、大胆创新的实践,其实也是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应该努力的方向。他的探索,具有广泛的启发性。在前面的路途上,他还会遇到新的关隘、新的难题、新的挑战,我相信他一定能沉着应付,勇往直前。他还那么年轻,正可谓前途无量。中国大量的传统工艺能够遇到一大批像尹祥明这样的年轻生命,也必然会焕发新的光彩。

是为祝祈。



日月组壶

作陶私语

尹祥明

中国现代陶艺并没有进入真正的自律。其实作为一种艺术表现的手段,在传承东方传统以及在国际化语境的拓展中是一种非常鲜明有力的方式。只是现代陶艺在当代社会的文明进程中相对显得滞后。

就作陶而言,我从来没有一种强权心理介入,因而我喜欢相对的轻松和随意,在不设防中生产一种让自己激动和喜悦,同时把作陶内化成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因此作陶只是一种生活。

然而,总有一种莫名的精神上探知驱使自己已经惯于一种陌生化的境地。通过满足种种不同的好奇心来丰富自己的知识,力求探知古代和近代造型艺术大师的不同意见,由于我同样试图了解他们的技法,这种研究也是注重实际的。然后,通过审视自己的最初作品,我发现了自我,或者说发现了自己的艺

术个性,他们难得欺骗人,我在其中发现了某种总是相同的东西,初看时,我觉得这是单调的重复,这标志着不论我经历何种不同的心境,我的个性总是以相同的面貌出现。

我珍视直觉,同时又依赖转向基础,我努力去发现这种个性,工作中,碰到困难停顿下来,我对自己说,我有画笔,我有泥巴,哪怕我用最简单的方式去做,我也一定要纯粹地表现自我。

至于造型语言上,我不再承受历代名家作品的伟大所带来的精神压力,我只把其看作是历史的模式,游于其中吸收一切积极因素为我所用,无论是传统的,现代的,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包括民间的及其它方面的文化现象都对我有极强的吸引力,我将努力把这来自一切的认识溶于我的感觉之中,潜移默化地体现在创作中,但我从不回避别人的影响,我愿把回避看成我对自己缺乏真诚和胆怯的表现,我相信艺术家个性的发展及充分肯定的权利是通过同其它个性斗争才能获得的,如果斗争是致命的,从而个性死亡了,这就意味着这种命运是不可避免的。同样,一种新艺术内涵与风格的产生,都伴随着创造者们多年的那种的坚贞不渝的工作,甚至夹杂着惶惶不可终日式地反省状态,所以一种高的智慧的获得或一种具有创造性事物的确立,都来得不那么容易。

孔子五十知天命,黄宾虹七十得心愿,塞尚也差不多辛苦了一辈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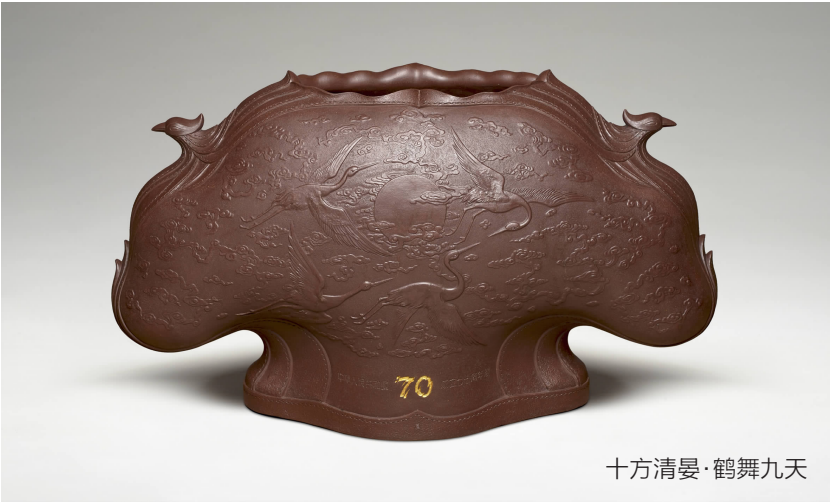
我,继续探行……



玉琬壶



山水·太湖石



十方清晏·鹤舞九天



西域魂



吴冠中



庄子说梦



五色土·无眼之眼



错位